



邮差

El cartero de Neruda

[智利]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著

Antonio Skármeta

李红琴 译

[智利]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著
Antonio Skármeta
李红琴 译



El cartero de Neruda

Copyright © ANTONIO SKÁRMETA, 1985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06)第 1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邮差/[智]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著;李红琴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7.10

书名原文:El cartero de Neruda

ISBN 978-7-5366-9130-8

I.邮… II.①安…②李… III.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IV.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0517号

邮差

YOU CHAI

[智]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著

李红琴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特约编辑:王勇 钟丽娟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925mm×1280mm 1/32 印张:6.125 字数:146千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Antonio Skármeta, 1904—)

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1973年智利发生右翼军事政变，斯卡尔梅达从智利流亡到西德，在这期间，他成为欧洲倍受尊崇的作家、教授、演说家以及影片导演。他的作品充分反映出当时许多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的向往，大部分作品都已被翻译成二十种以上的语言版本。他凭借多年以来在文学、文化领域中的诸多成就，不但在拉美享有盛誉，在欧洲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位有影响、风头正劲的作家。



巴勃罗·聂鲁达 (Pablo Neruda, 1904—1973)

智利诗人。生于帕拉尔城。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十六岁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1928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共产党。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曾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1952年回国，1957年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和《诗歌总集》(1950)。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李红琴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导师。1999年赴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进修拉丁美洲文学，其间曾拜访智利作家斯卡尔梅达。译者于1967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多年来在高校从事西班牙语文学、拉丁美洲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先后赴西班牙、哥伦比亚和智利研修西班牙语和拉美文学，发表研究论文多篇，译著多部，包括本书作者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叛乱》。

赵振江

赵振江，1940年出生，北大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长。著有《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拉丁美洲文学史》，译有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语反法西斯诗选》以及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希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鲁文·达里奥、加西亚·洛尔卡等人的诗集十余部以及《世界末日之战》（合译）《火石与宝石》、《金鸡》等小说，并翻译和校注西文版《红楼梦》。

献给给予聂鲁达创作灵感的玛蒂尔德·乌
鲁蒂亚，也表达那些受益于聂鲁达诗歌的
“卑微的抄袭者”对她的敬意。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前 言

那个年代我在一家五等的小报里做文化编辑。头头的文艺观念指导着我所在部门的工作，由于他在“圈子”里认得几个人，为此而感到特别得意。他要求我进入那些不入流的演出公司约见女明星，报道她们的逸闻逸事，让我给那些曾经做过侦探的人写的书做报道介绍，发表有关流动马戏班子的简讯，或者是每周就某个街坊的儿子掀起的某种时尚给予过分的吹捧。

在编辑部潮湿的办公室里，每个夜晚，我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都遭到扼杀。常常是直到黎明时分，我才开始动笔写新的小说，又总是中途撂笔，于是，我对自己的才能和懒惰倍感失望。与我同龄的作家在国内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赢得了国外的大奖：拉美文学之家奖、塞意斯·巴拉尔出版公司举办的图书文学奖、南美文学奖、头版面文学奖等。这一切，于我来说，与其说是羡慕，更是一种强烈的激励，它像冷水浴一样浇向我，让我下定决心在某一天也能完成一部小说。

在那段日子里，从时间顺序来看，也就是书中的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未来的读者会发现这本小说开始时雄心勃勃，结束时的气氛非常压抑——头头发现我的懒散作风已经非常危险地发展到使我面带菜色，他决定让我去趟海边组稿子，这使我可以在一周的时

间内，享受海岸的太阳，带有咸味的海风，吃贝壳、鲜鱼，此外，和一些人物的接触，会对我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意义。那就是打扰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大海边的宁静生活，通过和他的会面，用我们头头的话说，给我们小报的那些读者搞到诗人的“全方位情史”。总而言之，按智利人所说的那样，让他以最生动的方式讲出他所甩掉的女人。

住在黑岛的小旅馆中，从赫兹租车公司租来的小车，从头头那里借来的奥里维第牌手提打字机，所有这些都是他说服我把这件不光彩的活儿完成的理由。除了上述的好处，出于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我还抱有另一想法，那就是带着我写到二十八页的手稿，每天下午用来写聂鲁达的情爱生活，晚上，听着大海的波涛声，用来写我的小说，直至写完。还有呢，我有了某种打算，最后竟坚持到了执著的地步。我对马里奥·赫梅内斯，我书中的英雄很有好感，我设想能通过这件事，让巴勃罗·聂鲁达给我的小说写序言。带着这个伟大的战利品，我将扣开那斯西曼多出版社的大门，根据那样的事实，我那迟迟拿不出的难产一般的小说将得到出版。

为了让这篇序言不是无止无休地写下去，也避免让我那些遥远的读者陷入不切实际的期待，我做以下几点说明。第一，读者拿在手上的这本小说，不是我在黑岛时想写的书，也不是我在那个时期已经开始动笔写作的书，而是我对聂鲁达突击采访的副产品。第二，尽管有些智利作家仍然在品味着这部作品成功的美酒（这是一个编辑对我说过的诸多话语中的一句），我绝对对此一向不以为然。与此同时，另有一些高明的作家用第一人称写作抒情故事，写出小说中的小说，写出抽象语言，扭转时空，而我还在那些克里约作家已经大有斩获的领域里，搬弄那些老掉牙的比喻，不搭调地使用误

读了的博尔赫斯的形容词从事写作，特别是一位文学课的教授带着厌恶的口吻曾经断言：一位全知的叙述者。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对于马上从下一页开始就要接受折磨的作者来说，肯定地说，他们更加愿意捧在手上的有滋有味的巴勃罗·聂鲁达的情史报道，如能那样，我也许早就进入了另一行当而不再默默无闻。这篇报道没有问世，绝对不是由于我的过失，而是诗人的原则所致。诗人带着与我原来低下的初衷所不配领受的友好之情对我说道，他的伟大的爱情就是他现在的妻子：玛蒂尔德·乌鲁蒂亚。他说道，他既没激情也没兴趣回顾那“苍白的过去”。至于我大胆地要求他为我一本还没问世的书写序一事，他开着玩笑，把我撵到门口说道：“等您写那本书时，我非常高兴为它作序。”

带着写本书的愿望，我在黑岛停留了很长时间。每个夜晚，每个下午，每个清晨，懒散的作风都会向我袭击而来。我放纵自己，面对空空如也的白纸，我决定到诗人住处转悠，顺便结识那在这所住宅附近转悠的其他人，就这样，我认识了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们。

我知道，不止一位耐不住性子的读者都会发问，一个像我这样懒散得无可救药的人，怎么会完成这本书呢？即使它不算长。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是，我用了十四年写完它。想想看，在这段时间里，比如，巴尔加斯·略萨发表了《酒吧长谈》《胡利亚姨妈与作家》《潘达莱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和《世界末日之战》，坦白地说，我真不为我所创造的记录感到自豪。

再补充一个感情方面的原因，由于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到圣地亚哥的法院办事，我陪她吃过几次午饭，她让我给她讲述马里奥的事情，她说她“不在乎我用多少时间，也不在乎有多少虚构成分”，于是，以她讲的话作为托辞，我两个错误都犯了。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前言	1
邮差	1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	109
译后记	129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聂鲁达与《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135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145

1969年6月，两个既偶然又寻常的原因使得马里奥·赫梅内斯改换了工作。首先，他不喜欢打鱼。干这个活儿，天亮之前就得起床，而几乎每在那个时刻，他都正在做着大胆的爱情美梦，女主角是那样热情奔放，和他在圣·安东尼奥连续电影中看到的女郎一模一样。他的这副本事，外加上他一向对感冒“情有独钟”，无论是真病，还是装病，他都有很好的借口隔天留在家中为父亲准备船具，这样他就可以在那温暖厚实的奇洛埃^①毛毯里，在甜美的梦呓中觅爱寻欢，直至渔民何塞·赫梅内斯浑身湿透、饥肠辘辘地从远远的大海中归来。马里奥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心情，为他准备了一份丰盛的午餐。新鲜面包，由西红柿、洋葱头，外加芹菜、香菜组成的五颜六色的沙拉。马里奥还为自己准备了一份用来“演戏”的阿司匹林药片，当父亲斥责讥讽的目光几乎射入他的骨髓中时，他便狼吞虎咽地把药片塞进嘴里。

父亲用谴责的目光瞪着他，足有十分钟之久，至少从未少过五分钟，直至最后用干巴严厉的口气扔出这句话：

“你找份差事干吧。”

① 智利南部岛屿，译者注。

“好吧，爸爸。”马里奥回答，用外套的袖子擦擦鼻子。

如果说这算是一个寻常的换工作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幸运的因素，那就是他有一辆可心的雷佳诺牌自行车。他骑着这辆自行车，离开渔民们聚居的小海湾，到圣·安东尼奥这个不算大的港口城市去兜风，而与他的穷家陋舍相比，他觉得这里也算极其奢华，像巴比伦的宫殿。只要看到印有张着大嘴的性感女郎和露出雪白牙齿嚼着雪茄的彪悍男人的电影广告，他就会心驰神往。两个小时以后才会从影院出来，怏怏不乐地蹬上车，走上熟悉的归途。有时冒雨沿着海岸赶路，引发重感冒。父亲的慷慨大方远没达到能够使他享受富足生活的地步，有时一个星期内有好几天囊中羞涩，马里奥·赫梅内斯只好窜到旧杂志书店，那儿可以抚摸他所钟爱的女演员们的照片。

那是百无聊赖、东游西逛的一天。他在邮局办公室的窗户上发现了一张告示，尽管那是手写的，用的是算术本上撕下的不起眼的一页纸（算术是他小学时，一向成绩平平的一门课程），但告示还是吸引了他。

马里奥·赫梅内斯从不扎领带，可是他在走进邮局办公室之前，像是佩戴着领带似的，整理了一下衬衫的衣领，又用小梳子着力梳理了两下头发，极力把这从“披头士”乐队的照片上“继承”来的发型弄得好看一些。

“我是为那张告示来的。”他向办公室的职员坦言，脸上的笑容可以和伯特·兰开斯特^①媲美。

“您有自行车吗？”办公室职员不耐烦地问道。

① 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演员，译者注。

他心里正想着，嘴上就蹦出来了：

“有车。”

“那好。”工作人员擦着眼镜回应他，“正需要一名邮递员到黑岛送邮件。”

“太巧了。”马里奥说道，“我就住在黑岛附近的小海湾上。”

“那很好，可糟糕的是只有一位用户。”

“只有一位用户？”

“对，就一位，小海湾的人都是文盲，他们不识字，连数都不识。”

“那位用户是谁？”

“巴勃罗·聂鲁达。”

马里奥咽下了他感觉足有一升之多的口水。

“那好极了。”

“好极了？他每天要收到好几千克重的邮件。你骑着自行车，后背上驮着个大口袋，就像在双肩扛着一头大象一样。原来为他送信的那位邮递员，退休时背驼得像骆驼一样。”

“可我才十七岁。”

“身体健康吗？”

“我？我是铁人，连感冒也没得过一次！”

办公室职员的眼镜掉到鼻中隔上，他从镜框上边看着他。

“工资可没几个子儿，别的邮递员用小费找齐，而你只有一位客户，还不够你每周去一次电影院呢。”

“我要这个差使。”

“那好吧，我叫克斯梅。”

“克斯梅。”

“你应当叫我唐·克斯梅。”

“是的，唐·克斯梅。”

“我是你的头儿。”

“是的，头儿。”

男人举起蓝色的圆珠笔，冲着笔吹口气温热一下笔油。他眼睛没有看着年轻人便问道：

“名字？”

“马里奥·赫梅内斯。”他严肃地回答。

把这个头等重要的信息告之对方以后，马里奥立即走到窗子旁，撕下告示，把它深深地塞进了裤子的后兜里。

2

浩瀚的太平洋用它那似乎是永无穷尽的耐心都没办到的事情，圣·安东尼奥那虽简陋可还算温馨的小邮局却办到了，那就是，长着一个挺拔鼻子的马里奥·赫梅内斯居然能在清晨吹着口哨早早地起床，而且，由于他历来极其准时地扑向活计，使得老职员克斯梅决心把他长久以来一直梦想的“大业”付诸实现。他非常信任地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马里奥，以便他完成此“大业”：一觉睡到天光大亮，继而午休将至；午休睡到日落黄昏，晚觉又至；这一觉酣畅淋漓，以致第二天才猛然想起去干那些马里奥颇想逞能，而克斯梅本人却不甚明了的工作。

头一个月的工资迟发一个半月，这在智利是司空见惯的事。邮递员马里奥·赫梅内斯用它办了下列几件事：给他父亲买了一瓶克乌斯纽·马夸尔牌陈年老酒，给自己买了一张电影票，用它兴致勃勃地看了一场有纳塔利·伍德主演的电影《西部地区的爱情故事》，从圣·安东尼奥的市场上一个小商贩手中买了一把德国梳子，小贩用编好的顺口溜叫卖：“德国人仗打输，工业他可没有丢，快来买索林根牌不锈钢梳”，此外，购买了他的客户，也是邻居，巴勃罗·聂鲁达创作的、罗萨达出版社出版的诗歌《元素的颂歌》。

他打算找个机会，在诗人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把书和信件同时

递给他，设法搞到他的亲笔签名。就凭这，他就可以在圣·安东尼奥或圣地亚哥那些他极有可能结交的非常漂亮的女人们面前炫耀一番。他将用第二个月的工资到圣地亚哥去。有好几次，他差一点就要如愿以偿，但诗人总是这样慢条斯理地把信件收下，又总是这样迅速地塞给他小费(有很多次小费的数目相当可观)，诗人那陷入无限深沉的思考的表情，也成了他实现这一愿望的阻碍。总之，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内，每当按响诗人的门铃，马里奥都不可避免地想到自己正在扼杀诗人的灵感，诗人差点就要写出天才的诗句了。聂鲁达接过邮包，给他两个埃斯库多^①，然后道别，脸上露出和他的目光一样缓缓的微笑。从这一时刻开始，直至全天结束，邮递员整天背着《元素的颂歌》，期盼着某一天能够攒足勇气。多少次他把诗集反复吟咏，多少次他抚摸着它，多少次在广场路灯下，他把诗集放在膝盖裤子上，在那些不认识他的女孩子面前，摆出知识分子的架势……最终，他开始阅读诗集了。在他的人生履历中，发生了这件事，他自认为值得引起诗人的一丁点儿注意。冬日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把书夹在信中给了诗人，说出了他在玻璃窗前反复排练过的一句话：

“署上您的大名吧，大师！”

对诗人来说，满足他的愿望就像履行一个常规手续，但是，他刚刚完成这个简短的义务，就以他所特有的简洁的礼貌方式道别了。马里奥开始琢磨签字，然后得出结论，如果再写上“诚挚问候马里奥·赫梅内斯，巴勃罗·聂鲁达”，应该不算过分吧。他准备和诗人建立某种关系，使他在某一天得到一种殊荣，即在致词中至少

^① 智利币名，译者注。

诗人用真正的绿墨水写上了他的姓名，马里奥·赫梅内斯。当然，如果诗人能写上“献给我亲爱的朋友马里奥·赫梅内斯，巴勃罗·聂鲁达”，那就最好不过了。他把自己的这些愿望告诉了电报员克斯梅，克斯梅批评他智利邮电局禁止邮递员以无理要求打扰客户，并且还告诉他，一本书不能写两次题词。也就是说，无论怎样，要作者划掉他原来写的话，而写上另外一些话也是不体面的事。

马里奥·赫梅内斯认为他的批评是对的。当第二个月的工资袋到手的时候，他便采取了一个在他看来理所当然的行动：买了本罗萨达出版社出版的《元素的新颂歌》。由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放弃了梦想中的圣地亚哥之行，而当狡猾的书商对他说“下个月我给您留着《颂歌第三集》”时，他越发变得惴惴不安了。

然而，手中的两本书都没有他的亲笔签字。在一个和以往一样充满阳光的冬日清晨，尽管题词的事早已被他置诸脑后，而吟诵聂鲁达的诗却片刻没停。